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楊澄清通侯參閱

李西涯文集

狀

李東陽

西北備邊事宜狀

閣試

全陝邊備

右臣伏以比歲逆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韋秦固原諸處

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朝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雉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况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賊北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今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爲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爲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爲夷狄劫斂，固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爲喜事，圖永久者爲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

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  
兵革之難者。無恠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

叙前事簡潔明了

城新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  
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蓋  
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必有  
兇主黠酋而君長之。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爲天所厭。  
極盛而衰。自我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  
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離亂。交讐互噬。其數不滿數  
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

也。夫以全盛之力，馭極衰之虜。雖草薶禽獮，亦不爲難。惟陛下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爲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

固也。作止圍授。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飢。廐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基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

于今念昔

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

家徽之稱，開陳之害。

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劔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

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  
擢之法。省叅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  
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臣莫奪。賞一功則疏遠  
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  
職。由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闕。  
斥諜可明。號令可信。區區小虜。惡足爲西北患哉。故  
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  
敢據其大端爲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  
條具一二于後。興利除惡。則有司存。惟在陛下斷



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爲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餘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無所不寡載糧而運則有所不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南備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不過近邊比歲得我遁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蓋千

數百里而餘更數十年。雖在延綏恐不易保。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爲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爲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爲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爲剏立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

邊事之無遠慮其患

亦在乎此

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愿城受降。乘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藉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必有其說。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厲士卒。使賊勢挫衄。乘間而入。何患

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

程廷統遠言之甚易行之甚難

并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一勞永逸。以爲長久計。惟此爲宜。若當今攻守之宜。則如別議。

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論守備者必先焉。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爲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陜隘。監車轂不通。驢所負芻米。多至狼籍。石米之費。或踰

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

歐陽永叔論西

能致者，則輕齋銀課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

事○欲○進○水○陸○物○力○不○專○因○秦○人○亦○此○意○也

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

高，爲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爲

弊，又有不可勝言者，豈經久之利哉？臣謹按趙克國

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

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加開墾，謹防鈔掠

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寢以收積，五歲之

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

一馬者士之所資。况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各存而實耗。孳息旣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蕃族。甚或有賊殺其人者。蕃旣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爲非便。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敕巡茶御史。及

一。同。不。當。惜。小。得。失。也。

欲爭疆場之

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謹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之間。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日減一日。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

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卽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旣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卹。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則歸守令。有關則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論之。則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

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地。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其所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互爲諉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不細。臣謹按趙克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愿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而



已。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掇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之性。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失望甚重。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夫細人之情。不爲衣食計。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疆。

利固在我。臣謹按晁錯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一。比年命將出討。多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徃徃怙寵恃勢。所遺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更縮不前。

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怨。邊士離心。至或○京○軍○成○邊○有○騷○擾○之○弊○然○其○習○常○可○用○自○世○廟○以○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弭其復出。其○來○京○軍○不○役○出○而○營○卒○處○一○共○宜○冒○不○堪○矣○

爲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

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戰鬪，誠爲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腹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殞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謹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今宜省行賚，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養作厲，以專其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其輕重利害可坐而辨也。

一功以首計，自古爲然。比年以來，南則鄖襄廣東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

勢脅或以老稚或以婦女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夫功不以實已非懲勸若吾民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反逆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體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夫罰而弗果則如勿罰勿罰猶懼其罰罰而弗果則無復有所憚矣臣謹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鑿虛張竟行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敕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

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信。士氣始振。不然。臣恐頗收爲將。未易成破虜之功也。

一臣謹按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此理也。亦勢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虐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爲良策。恐小人者。投抵繫隙。邀功利。損威命。以啟覬覦之心。繼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

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自京師者。旣無所歸。則羈于  
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旣費廩給。又煩防範。日復一日。  
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爲官司。給田授種。使  
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  
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優其力役。使爲編民。其願歸  
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序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憲將

守河曲。則寧夏。高地。甚得守邊之要。天子有邊守。  
寧夏之域。左界黃河。右臂賀蘭諸山。在三邊爲險地。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邊將

七

平露堂

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則皆連山大

在四夷。集補之間。器。馬。河也。

沙。無長城鉅塹之險。自河外失據。畫地以守。不過數

百里。列堡分埃。一功而什力。今虜騎之警。不及寧夏

正德中虜入。孔馬池。殺總制。尚書。

乃自花馬池興武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

自古城守者必在外而

在內。此嚮之形勢可論也。故守寧夏者必慎守河曲。

不在內。楚城。郢而智士憂之矣。

河曲寧則寧夏可以高枕而卧矣。然以今昔之異勢

而成什一之全功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曰

擇人。故南城有檀子。則楚寇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

人不入。徐州有黔夫。則燕趙交祭。雖齊之一國尚如

此况國家一統之盛。群才之富。而制遠方之虞。則亦何所憚哉。今年夏巡撫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政于朝。言其所統地廣而裨將不足于用。精選裨將亦足要著上命兵部簡于

衆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署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永也。公以武胄蚤開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在闕幕。執旌鼓符信以號令羣士。策名功籍。遂自千戶累陟都闕。人以爲才。居常奮厲。欲以兵革自効。今匈奴未滅。尚厯廟謨。而公適以選擇承委任。識者知其將建功



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於所用，以公之  
令。人。三。德。千。此。語。  
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爲之用，其將有所  
賴而成乎。東陽少負陟岵之戚，於公之行，深有感於  
涇陽之義，方喜邊鎮之得才，與人之獲于用也。故先  
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

記

冀州城重修記

修城

丙。子。虜。變。值。雨。潦。大。至。滹。沱。不。受。溢。單。原。皆。成。巨。  
冀古州名也。自九州湮廢，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  
浸。處。驚。而。止。嗚。呼。誰。謂。兼。兩。爲。天。害。哉。  
謂冀州者，隸真定府，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

其本澤田。抗稍皆可種屯田。而憂無水。遂築土爲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衡漳諸水。每雨急。

水溢。渠不時洩。則城爲所浸。久益圯。成化壬寅夏六月。雨水大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于南門。壞者二千二百餘丈。州人恟懼。哀泣。閔不能定。莆田李君德美。寔知州事。出諭民曰。吾在其母恐。惟吾所令。乃柵水。畚土囊瓦石以蔽水衝。水小却。廼薄于西門。門且壞。君露頂跣足。籲天而號。忽有棲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門。覆土下墜。若與之會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得入。乃徐決渠澮。以殺其勢。越三日而水去。民相賀。

叙得古蹟

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會物計費。經略既定，告于部使府長，下令于州中師丁男五千餘人，俾就役事。斷柁榆諸木，坎而糜之。芻土瓦甃以次而下。下廣上稠，屬于故垣，樓櫓睥睨，俱崇並峙。遂巍然爲完城焉。自是役之興，賜燠以時，未浹月而工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賴城以益安。大夫士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令者，能衛民生，捍民患，以爲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

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  
城所以盛民也。然則捍菑補敝之責。非守土者其誰  
望哉。菑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  
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爲。

甚矣。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既去。以爲河之塞不塞天

數年前徐州水患甚大

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  
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爲災。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  
爲甚。方水之闕城而入也。非棲苴之來。雖木石填委。  
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

輯衆協力以爲之備。水雖少緩。未免浸淫之患。非其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苗備患垂百歲之利哉。且城之設。非直爲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固於是乎在。其畿輔地。千城保障之寄。不爲不重。君之功亦豈但捍苗補敝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隄橋

文華通老大有日黎之風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川廣雲貴之衝。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遞運河泊二所。凡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執事。

役夫之宣教布令。岳以實楚之安商賈民庶之往來。胥此焉集。其爲

地至要也。顧其西則長江奔流。衝齧無定。東則白石

翟家二湖所匯。地勢卑墊。每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

湖合。浩蕩掀播。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

宿。陸行則廵山歷澗。迂迴三十餘里。艱阻萬狀。人甚

苦之。前知岳州府眉山吳侯行驗。欲築隄構橋。以得

代弗果。福清戴侯某繼守。始就二湖口。構木爲梁。頗

利病涉。但冬置春設。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

癸卯。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旣就緒。乃命築土爲

隄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隄成。名曰永濟。傍夾樹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容之層山。爲橋二千。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

○用○意○作○五○丈○

○

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故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復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做規運河。甃石爲閘。于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爲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事始備。蓋始于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某月。爲工二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

作山並磯以附市集。至是乃募民俾自占隄築土架屋。市貨咸湊。烟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慮。隄東隰地。舊爲萑荻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藝。以頃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堰之制。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爲田壤計。鮮有專爲道塗設者。然民之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險。惟道塗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變槎居爲市集。化棄地爲膏沃。又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



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有如是役。亦可以興矣。且

好七功者不可不闢此言。

其費必公。出工必備。致慮定而事動。期尅而功集。改聽易視而民不知。徵李侯之賢。其曷克臻茲哉。隄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隄也。吳侯之志。戴侯略施之。李侯寔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數侯者。異時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治河

宿州符離橋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闢。以殺河

白公本據飲自東平。一與濟鑿數小河。引水人大。

小河水入海後故不行者從此謀 勢者也蓋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

獨受之患利有十倍於小河口河者

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彌衍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甚衆守臣聞于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茲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導中牟之派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洩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遷諮議旣協徧視原隄得廢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

則河勢可殺退而稽據典籍得之書曰灘沮會同傳

曰灘卽汴沮卽睢今睢尚名州而宿有睢寧驛淮亦

弘治七年劉忠宣奏張秋既亦渡驛河自

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爲睢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

陳留王歸德分爲二其一卽小河口也

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離橋見其庠不能檣舟且

水爲所阨故橫不可制乃爲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

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旣又以其地

當驛涂爲機于梁水澗則設以通輿馬又病河勢多

曲徑其折而疏之爲月河者十有四爲丈殆萬餘又

緣河爲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

○論○者○每○不○愛○淮○不○能○

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沒于河者。  
復爲良田。植藝交作。貿易駢集。固小河之利。亦月河。  
洩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邊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  
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  
百人。量地授役。廩食芟息。老弱者稍節其力。病則遣  
之歸。而責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三年五月望  
日。至八月望而成。嗚呼。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  
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

其議者曰

此語可笑

不能塞河而顧開之邪。使者至徐出示二

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

而議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

地勢不同如此

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

塞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故

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甚矣哉。使繼公而治

者。修廢達滯。類觸而葺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漢之白

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公名昂。武進人。丁丑進士。今

爲刑部左侍郎。

重修呂梁洪記

治河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爲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勢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悍惡。廉利。虎踞劔擢。陽隘陰齟。中僅可下上。水勢爲所束。不得肆。則激爲飛流。怒爲奔浪。哮吼喧闐。見者皆駭愕失度。巨纜弦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瞥掠瞬送。迅不復措手。

其難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  
頤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  
水所洩處，舊閘以束藁，水至則蕩爲浮梗以去。州縣  
所具藁，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恆病  
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  
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輦塊  
石，埴壤，疊爲長隄，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過  
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  
其上。又於隄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

不齧。又觀於東隄叢石間。民困牽輓。足不能良步。乃  
畚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爲丈四百二十有奇。  
又東則甃爲長衢。爲丈七百九十。而梁千衢上者三。  
以析牽輓之壅而行者。因以爲利。呂梁之洪。歷數千  
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  
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  
致。則剝載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  
司。勸假於漕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奏減藁束歲十  
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初



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民交章借君。又三年而東隄成。君旣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吾友華容劉國紀亦與君有夙昔。及知徐州。觀君所營作。歎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克者爲詳。乃爲說曰。天地之道必賴乎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而益掌山澤。佐禹治水。周禮以中土爲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其爲制不可詳。而其職固在也。今漕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郎官以總之。利害因

革。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溝逆地泐。水屬不理。孫者。則濬滌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若長慮倍力。去險爲夷。因害以爲利者。詎不甚難矣哉。君名瑄。仲玉其字。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治河

文正論水之文甚多。此篇奉勅特撰。止劉忠宣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

之。張在焉。故尤爲詳。盡其後河變不一。疏塞異勢。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

或洄之所是。而爲今之所非者。不可一槩定也。

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旣

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

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鏡總督山東兵民夫往  
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  
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

詳明

賈魯河孫家渡塞荊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  
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  
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  
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杙中實礮石上爲衡木著  
以厚板又上壩以巨石屈鐵以鏈之液稊以埴之壩  
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涂之梁

可引纜實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  
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  
鎮名爲安平，賜典歲祿二十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  
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爲左副都御史，又命  
工部伐石，敕內閣臣爲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  
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  
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往往亦以爲利。利  
宋學士嘗曰：河在中原，無涸度，彭子純以爲，脈勢必  
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爲重輕。若毆役土石，當水之  
常濟可殺其流，不可以力勝其言，志之不空。  
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

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茲  
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顧其既不至漏。障不至激。  
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  
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  
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  
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  
思理。重餽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  
之賢。其歆克副之。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  
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掃築堰。垂

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  
羣議喧闐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蓋方禦患不服  
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性以  
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格以圖可久之利  
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蓋往轍之  
覆而思成功之難脩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  
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爲而不爲彼  
宜成之怠交成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爲盡未有不貽  
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

○亦○自○得○立○言○之○體○

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堤，實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明命。按工始于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萬有奇，糲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爲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遷、副使鄧指揮僉事丁全、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進秩增祿者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疏

應詔陳言疏

陳言經傳

此疏係文正本集所無別搜得之經筵侍所上

近奉勅諭以久早求言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職在

孝宗齊也

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

法其執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願講讀有時

章句有限宏辭奧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

令而深論誠于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

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

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慚飽食臣之瘼曠實又過

之近臣于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內輪侍日講亦日



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端，切于君心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徹。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陛下

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覩。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由冬入夏，旱虛尤甚，意者于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治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

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安。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覽觀。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諫朝政者。不爲道旁作舍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栽桑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徒費貨財。復傷治體。請斷自今日。凡事闕祈禱假經呪以干賞賚者。并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

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慎重遊宴，調節飲食，每朝謁兩宮，裁決廢政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緝閱，用代溫書，以俟秋涼，仍舊講讀，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舉而措之，無不得其當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覽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或不敷于坐派。停止之詔。或遽移于陳請。使其精力消憊。志氣摧頽。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陛下愍其勤勞。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僭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一朝廷以督併爲名。恐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旣降。秋氣稍涼。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仍照往年詔旨。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滂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艸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厥，林木已空。漸出閔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間，臺省之內，何以知之。而況于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于田賦。買辦之使，亟于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國門之稅，屢因戶部委官張鑑。

過于侵剝。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洞見其情。降旨切責。然後買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利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與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本根。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

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蓋將爲萬世法也。  
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上警天心。下憫民  
病。凡羣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  
益。惟陛下下一轉移幹。運間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  
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切見山東等  
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  
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  
糶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議行漕運官借  
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日。

扣計後船。于臨清等處水次倉分納。令收糧委官監  
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爲糶本。以俟來年豐熟  
量價糶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亦不爲晚。惟在糶糶  
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  
失本數。則朝廷豈靳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  
之期哉。况運舟後至者。多凶軍衛貧窟。力不能前。歲  
歲稽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  
功。亦未必爲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  
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



藩王執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訖訟之，牒纏綿歲年，究號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旣眾，豈地有遺利，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佞乞繼之，投獻者謫爵相仍，而陳請者終于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自今已後，除官有籍冊者，上俟處分，其稱爲空閒，輒乞管業，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効，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效其長矣。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露闕。

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變賊截途，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因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羣行，坐致奔潰，不聞有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實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執，所繫非輕。今賊虓方張，散滿山谷，攻圍州縣，占據村落，版圖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乏，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請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審計折價，務使有

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引鑿証。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于是筮人重者爲能吏。

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

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治。莫有大于此者。假令以一

今犯人自負其外惟畏言耳此亦法之不平也

時之暫。一二人之少。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

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惧哉。今故

勘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

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

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已往不究外。自今

以後。凡拷訊輕罪。卽時至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

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歿不實者。醫

證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錢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賢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爲德愈大，仰惟陛下卽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事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鑄者，次第敘遷，如林俊者，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頌聖德，皆以爲堯舜復出。

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愆。心實愛君。既示磨礪。宜加技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今該部看詳。必有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崩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人。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旣復數人于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于後。以答群臣之請。以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

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

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

上未必是下未必非但朝廷紀綱所在寧有小誤不可大紊也

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爲勝負此

風旣行漸不可長况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

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

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讐忿故爲誣讟者槩勿

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

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

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于前以示優異此祖  
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議于坐立之間者以聖  
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  
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小有遺悞遽遭糾劾荷

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  
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  
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  
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

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



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  
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  
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卽是  
故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  
引事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  
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  
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  
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五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李 雯舒章叅閱

韓襄毅集

記

韓 雍

聚落新城記 大同聚落城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聖人立言垂訓之意蓋欲君人者必高城深池以固

其封守、豫備警戒，以防其外患，不然廢弛怠荒，而患隨以生，防守亦難矣。大同古雲中郡，西非之重鎮，京師之藩籬也。而聚落去大同二舍許，居人叢集，密邇狄境，有驛傳而無城郭，往來虜寇充斥，少壯者奔伏草莽，鮮或能全。老稚女婦，歿於鋒鏑，辱于驅逐者多矣。而驛吏騎卒，亦皆竄匿四馳，因之聲援不通道，路梗塞，虜雖遁去，莫敢遽歸，產破而業荒，君子惜之。天順庚辰秋，巡撫右副都御史大梁王公宇，請于朝，謀築斯城。既而公以憂去，雍代之，而鎮守太監王公春

摠兵官彰武伯楊公信，俱自延綏徒鎮于茲，廼相與謀曰：是果有益于邊計之大者。蓋共成之。副摠兵都督同知曹公安，守備中貴阮公，阿山羅公，副摠督糧儲地官郎中羅君紳，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亦皆力贊。遂上其事，得請而興工焉。余與羣公躬履其地，相厥地形，布立方位，依山而帶水，于是伐材鳩工，作城周六百丈，高三丈一尺，作樓按卦位，以便瞭望。作門扁其東曰鎮安，西曰懷遠，而復環以深塹，注以流泉，巖整固密，屹然一形勝之區。經始于辛巳二月二十

七日落成。于是歲八月十六日，既成，益兵卒以嚴戍守，積芻餉以備警急。于是戍卒更夫，比屋居止，芻牧種植，以便以安。卒然患生，亦足防守。道路無梗塞之虞，驛使得寢處之安。誠于邊計大益也。衆率謂雍宜有言以記其成。雍仰惟聖天子在位，道隆化洽，超卓萬古，覆載之間，有生之衆，罔不革心傾向。惟是北虜雖犬羊之性，亦率皆畏威懷德。稱臣奉貢，弗敢違越。茲復從臣下之請，以城斯城，真安不忘危之盛心。况太監公歷事累朝，屢長邊境，練達老成，才望素著。

楊公乃穎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略家傳，勇而有謀，卓然爲當時名將之稱首，而同事諸公，又皆同心協謀，拳拳焉以奉宣威德，弭除邊患爲事，宜其克副聖心，而成功之速也。昔周之聖王，命大將南仲，城彼朔方。詩人咏之曰：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蓋美其命將得人，城守之功成，而夷狄之難除也。今斯城雖小，實當大同之衝，使大同羽翼壯而屏翰固，而鎮守摠兵諸公，又皆得人若此。繼今以往，吾知陰山瀚海之北，益皆革心向化，相引來歸。聖天子永無西顧之憂，必

矣。惟諸公慎終知始，兵政益修，邊備益嚴，以無負萬里長城之托，是所望也。用記之以紀歲月，且爲同志勸。

總麻開設記

兩廣制府

兩廣總督之置起自韓公

公之威名至今傳赫

兩廣古百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倡亂，代不能

無。置將分闔，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立。國朝洪武

初，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

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內臣，搃兵武

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

制而兩廣總鎮總兵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



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于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時艱。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摠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銳掛征蠻將軍印，充摠兵官，鎮守兩廣，同開摠府于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摠兵

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克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克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克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于總府。皆宸斷也。惟茲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匯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閱晦千萬年。而一旦顯于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歟。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

義爲治。今天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  
征不庭，罔不賓服，而復大顯神謨，命官開府于茲，合  
天心，光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  
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惟一，而規畫大同，以我  
堂堂仁義之師，坐鎮于中，四顧蠻夷，殘孽向彼而撫  
治之，彼將日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  
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歸，唐  
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于斯見乎，雖然，聖天子  
寵異臣下，而付托至重，其重望固在于此，臣子感激

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華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粵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韜畧家傳，卓有將才，皆名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與。

序

圖書錄序

山西賚理

聖書錄錄吾及葉公與中景泰中在邊鎮時與其同事之臣其奉之勅諭并其所受之勅命也國家以儒術安天下凡方鎮之間必參用儒臣錫之以綸綍之華付之以責任之重使其專經略謹節制以圖克濟厥事然非有文武之長才忠義之大節者亦不輕用故用之而多效若與中是已與中初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尋陞都給事中以深沉英毅之資端方廉介之操而濟之以該博純正之學故運之爲謀猷慎密

而弘遠發之于事爲果敢而勇決正色立朝事所當  
言者蹇蹇諤諤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家直聲流傳海

內敬仰受勅褒嘉推封及親人咸以公輔期之維時

——是時獨石已淪棄矣自文莊始復故先教此——

邊方多事而獨石馬營諸城孤懸東北尤爲要害廷

以行省官任參贊軍事亦異典也故薦之

議以與中爲山西叅政賜之璽書往贊軍事自後凡

璽書下軍中者事無鉅細必及與中所錄者是已時

他鎮督理叅贊皆爲都臺之官獨與中外職若難于

爲而與中處之有道區畫措置之有方撫綏禁防之

有法故將吏輯睦卒伍精練戎器銳整城堡墩隘之

屬固不完固。他如廣屯儲興學政表節義之類良法美政不能具紀。境內豐樂邊塵不驚。越四載以憂去人至于今若慕慈母天順初朝廷以兩廣地大民衆難于撫巡特起與中進位都臺往兼二鎮其所建宏勳鉅烈未能悉數異時進登台輔秉樞軸握化機責任以天下之重又不止如所錄而已若與中者誠不愧所學無負朝廷有光于吾鄉也吾鄉古今代不乏賢遠者不暇論若范文正之在當時其所存所行雖屢出安邊卒登柄用先民稱其忠義滿朝廷事業滿

逸陞功名滿天下，千載之下，猶景仰羨慕之不已。與中當思所以企齊焉，敢以此復與中，且以自勉。

送胡共之方伯之任四川序

四川左轄

正統中，余與胡君共之一時入臺爲御史，時陳僖敏公掌臺事，待余二人加厚，俾掌三法司十三道讞獄之奏書，予與共之日恭事，每四鼓待漏，聯步入朝，朝罷出則聯騎入臺，暮則同散歸，間訪故舊，亦未嘗不同往返，如是者三載，共之勤敏詳慎，凡斟酌法律，討論詞章，煅煉精審，長益余良多，後予累出使，比還與



共之皆外補未幾予進官都臺後與共之皆升沉轉  
遷不一十數年間不過一再會會則未嘗不傾倒話

舊也成化改元秋予奉命有事兩廣時共之爲右布

韓公爲兩廣制

政廣西入疆聞其廉公仁恕之譽洋溢遠邇因卽禮

嘉時人稱其貴係卽此亦下

致幕下凡行師機宜多與共之計共之出奇獻謀雅

相契合用致肅清大憝奠安南服而凡區畫軍資賞

犒之費驗訊獻馘俘擄之煩一付之共之用周事集

而全活甚多有功軍中非淺淺也時余與監軍總戎

上共之功蹟于朝謂可膺峻擢當大用固已簡在

帝心中外士大夫期共之進六卿登臺憲非一日矣  
今數載始獲一轉左而又道險途去他邦凡廣西兵  
民老稚文武僚屬生徒吏胥聞之皆流涕日數千人  
詣臺下乞留共之不置。摠鎮鎮守摠兵諸公巡按三  
司皆請余入奏。予難之曰。君子之視天下。一其心而  
不偏視其民。廣西之民得共之固終惠矣。然蠻夷已  
平。臨以重鎮。民猶易治也。四川天下險地。自所司乖  
于撫制。趙賊憤起。民皆煽動。勞師數載始克平一。而  
反側未安者。猶或有焉。今朝廷裁去摠兵。巡撫大臣

而以共之爲左布政臨之豈非亂後之民休養生息必得安靜出羣之才以專付之與執政論薦之公

聖天子簡任之明與將來付托之重諒有在也廣西安能私共之哉共之往焉施其平昔欲有爲而不能專之抱負以大安川蜀之民俾朝廷無西顧之憂荆楚江東無上游之慮經畧中原分奠九州者無顧此道彼之患則功益茂而譽益彰終必移一方之惠以惠天下四川亦安能私共之哉予所歎然者與共之相知極深而先登有年力未能引之同升視其去不

能不汗顏耳，衆皆曰：然遂相與餞之。小江驛而書以壯其行。

送李咸章還京詩序

薦舉

今聖天子嗣大統，網羅英賢，作新士氣，首詔天下守令，各舉懷材抱德之士于其鄉，貢諸吏部而試用之。于是吉安郡守以泰和李咸章應詔以聞。咸章處州太守之子，今少保大學士陳先生之壻也。承家庭之訓有年矣，讀書績文，履道植行，孝友稱于家，義讓稱于鄉，鄉人化之，勃勃起時名，斯舉也，人皆以爲宜。

既天官覈實其行，進試內廷，敷陳條答，數千百言，足

存舉人材，復用廷對甲乙之故，事當考。

以裨益時政，遂哀然擢高第，試事春官。去年冬奉使嶺南，便道故鄉，茲竣事還京，與予邂逅江浦，卽之溫然，叩之鏘然，大非流輩所能及，信乎有司之舉明天官之試公，而家庭之訓有驗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夫體諸身者謂之德，見于事者謂之才。朝廷以此舉士，士以此進，豈直美其名以爲仕進之階，固將望有其實以爲致理之具焉。然古者才德爲一，而後世爲二，兼之者恆鮮。士旣以此進，當以古大賢君

子自期進進不已。使名實相符。隨施而宜。可也。譬之馬焉。駕鸞輿。屈車清道而行。因稱調良之驥。至于用之。駁陳施之較獵。非絕塵駿足。不足取勝而獲多。是知二者。固不可不兼。然驥之可稱。則以德不以力也。往哉。咸章駁駁。顯融矣。古大賢君子。未必皆出于科目。亦未有不可企及者。在士之立志何如耳。况少保先生之道德功業文章譽望。聖天子之所倚毘。百辟之所承式。海內元元之所仰戴。卓然冠世之大賢君子也。凡縉紳士夫。聞下風。望餘光者。莫不感發興



起而出其門者，皆黽勉盡瘁，求以償其知遇而無玷。又況其家之子，圻當何如耶？免旃咸章，上論古人若李沆之風範，端凝若李諮之苦學，奉親皆以德而顯者也。又若李漢之文章，無玷于昌黎，此皆咸章之先世也。勉之庶乎其可也。

疏

斷藤峽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輩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譴窈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許自中鞫即使文傳武獄亦且稱屈有詞况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



若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宥墜磔菑畲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上而有餘治盜於旣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畧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今部下土人李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叅行伍亦効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

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駟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遷過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獠人與徭異黨洪武初獠首覃福

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旣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滕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獠莫不提刃而起爲官軍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首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尙木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唐允諧尹季

陶方燦星若叅閱

姚文敏公集

疏

姚夔

陵廟事第一疏

慈懿合葬祔廟

我朝列聖自

憲廟以前俱係

中官所生故以前

仰惟 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

無

二太后未有故事是舉也

部臣持之于外間臣

官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

慈懿皇太后蓋先

皇明經世編

好交每身

卷之一

一

平露堂

彭公開曉于內事

竟如臥

墓廟亦深

獎開部之忠

帝全夫婦大倫

後世廟隨前切遺事又後嘉嘆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

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已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於太廟此

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

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當與先帝同尊於陵廟似嫌二后並配非本

朝之制然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

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考之前代一帝

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文。高出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晉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揜前

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所深願也、但臣識見愚昧、未敢以爲至當、伏望皇上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所言、下於禮部、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具題奉旨、欽遵、會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

先帝眷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所尊，而有慈懿之徽稱，復推崇於所親，而上皇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曉然皆知，皇上

克體先帝初心，以爲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爲大行慈懿皇太后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嘗備達愚誠，未蒙允荅，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爲

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慈懿皇太后，以先帝之后，實皇上所尊事者，皇



太后以 皇上之母。實 先帝所眷厚者。情無間然。事同一體。人心天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葬祭與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於 英宗睿皇帝 裕陵合葬。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 廟。允合天下萬世至公之論。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伏乞 慨然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以昭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

陵廟事第二疏

慈懿合葬廟廟

該本部會同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廟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遺作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 母后之命堯舜孝弟

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皇上有 祖宗之天下。謹守 祖宗

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 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

夫婦各有倫序。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祔廟之禮。

祖宗之成法也。而 皇上重以 母后之命。而或

置疑其間。尚有未盡。臣等以爲 祖宗成法。天下臣

民不敢違也。而 先皇帝與 母后繫屬 祖宗之

後。尤不敢違。 先皇帝與 母后不敢違也。而 皇

上爲 先皇帝與 母后之子。爲 祖宗列聖繼世

承祧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稍不合宜。非 先

進規母后是正本之言

皇帝之心。是 母后之德未盡。 皇上之孝未至。寧

獨安乎。 母后者。 先皇帝之所在。 先皇帝者。

祖宗之所在。 母后與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先

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 祖宗也。 皇上之所以盡

心於 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 先皇帝也。即所

以致孝於 母后也。使 母后於 祖宗有賢名。

皇。上。之。孝。孰。大。焉。使 母后於 祖宗有他議。 皇

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爲 母后深居禁闈。偶未及此。則日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號泣隨之。在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爲 母后有言。堅持不從。則曰尊無二上。曰處親以六義在。皇上處之而已。大抵 母后之命。固所當重。而 祖宗之命尤當重。 母后之命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 皇上念之處之而已。

陵廟事第三疏

慈懿合塋祈廟

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極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

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 祿陵 神主於 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欽此議得今 大行慈

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

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

等因覆奏未賜 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

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亡則人心

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

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烏可

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爲皇后正位六

皇明經世編

如文無身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  
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  
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  
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  
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  
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  
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  
在。累。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  
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



順承 毋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論。易爲轉移耳。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

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

以義正之

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

色，益加至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兩無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

夫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

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

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今日

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祔

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

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

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

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

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

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

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

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

當時

皇太后意尚未釋然

憲廟亦無可爲策內

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晉漢高祖

問諸公語內臣以群臣當命詞勸哭以請請而不得

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

則去位空闕內臣以啓皇太后知人心難奪乃得

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

奉旨旨堊封俱依禮行疏中極陳人心一以非泛

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

論也

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英皇欲享於上

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

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衷情疏

哈密嗣守

看得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繼絕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邊境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爲西域藩捍緣國無其主衆叛親離其王毋一婦人流離困苦新復境土國人控訴再三情實哀切無非欲仗朝廷威靈選擇一人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設使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爲邊境之憂抑且失懷柔之禮會同府部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蕞爾小夷朝廷設置衛分已久今嗣守乏人控訴哀切義不可不爲

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甥嘗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爲至親於人望爲重宜其爲彼衆所信服但王母奏保的確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毋雜法兒等既合辭奏報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一級重其名號請勅一道假以威權另鑄哈密衛銅印一顆俾其收佩哈密王印爲土魯番所掠未歸行用上以輔佐王母下以管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爲王母所信托爲國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人之體宜從王母并合國人民奏請定奪仍請勅一道曉諭

王母孛溫答失，俾知朝廷矜恤之意，如此則邊夷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捷音事跡

朝鮮攻建夷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宣城伯衛穎等奏，准朝鮮國咨，差陪臣吏曹叅判高台弼等，送到生擒建州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畜到職，除將被虜人口，給親完聚，半隻給軍屯種等因具題，節奉聖旨，待朝鮮使臣至日，來說欽此，欽遵。又該朝鮮國王李璆奏稱，先奉勅諭，該建州三衛董



山等本以蕃臣世受朝恩近者陽爲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信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王宜閉絕關隘使彼奔遁無所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與我軍遙相應援伺便而蹙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樹勲名時不可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百沼中樞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啓據康純

呈於成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分道而進  
本月二十九日攻建州東北溱猪江李滿住等所居  
諸寨三十日攻兀彌府諸寨廝殺斬李滿住及其子  
古納哈記肥刺等二百八十六級生擒滿住古納哈  
妻等男婦共二十三名口及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  
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衛男婦七名口回還  
備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畜等件另送遼東  
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報使臣高台弼等  
到京開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國王并差來使臣宜

從厚賞賜。還着禮部計議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撫馭外夷。因其效勞。而嘉賚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國王李瑒。能奉勅出兵。以助我師。剿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不厚加賞賜。合無國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兩。差來吏曹叅判高台。朔。賞綵段四表裏。絹五疋。織金紵絲衣一套。書狀通事趙秤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從人李承義等八名。每人賞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得中樞府知事等官。

康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官員亦當賞賚合無  
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兩所據給賜國王并領  
兵綵段銀兩行移翰林院請勅選行人司官一員賚  
捧前去本國給賜獎諭以酬其勞

進貢疏

西番進貢事宜

禮部爲進貢事照得陝西番人番僧內外雜處不一  
如中國番僧在西岷等處寺院住坐外夷番僧在烏  
思藏等處居住番人有附近西洮河岷等處寄居辦  
納茶馬號爲熟番者有遠離疊縣等處不入版圖自

內初熟番今亦有雜散不納茶馬者而生番亦有漸

或熟耕者不可耕定原額當隨宜制之

行力耕火種，號爲生番者，今皆無問遠近，效勞進貢，

乃尊敬。朝廷向慕中國，即古四夷咸賓之意，但數

內有本處寺院番僧土僧，詐作烏思藏等處者，有認  
納茶馬熟番，詐稱外處生番者，甚至有遊軍遊囚，及  
當地人戶，托名混同赴京者，及有所在無知軍民，或  
將瘦損馬匹，投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似此奸弊  
多端，難以條分縷悉，若不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時，  
賞賚之有節，起送之有定數，則內外真偽，實難分別，  
非但虛費府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衆，深爲未便。

所有禁約事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巡等官、共同計議、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番漢榜文、仰陝西布政司翻刊轉發、通行張掛遵守施行等因、具題奉旨、欽此、今將申明禁約事例開列如左、

一西寧河縣鞏昌洮岷等處、瞿曇崇發等寺、住坐番僧、一依天順七年欽奉詔書事例、每寺許四五人、年終週大節一次、赴京朝貢、不得違越、

一外夷疊州等處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轉止

將爲首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起送赴京、其餘跟隨番僧番人、勞以十日口糧、在邊倉支給、俱省令回族回寺、務須察其虛冒、不許復蹈前弊、及夾帶別族之人混開轉數、

一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安插停當、不許生事羅織、遇有進貢方物、會同整飭邊務副使、看驗封記、并將發名數、通行呈報陝西鎮巡等官知會、如有不聽邊方守備官員約束、仍舊過多、并裝載私已貨物變賣者、候各夷到京兆驛、查審得實、諭以禁例、一體

概退發回止依前數起送其私物貨給還本人不許  
官軍裝載若有逃軍逃囚及當地土人并所在軍民  
人等投托進貢者就便拏問監候奏請區處

一所貢馬匹解選陝西布政司查照三邊缺馬官軍  
給與騎操不許以前容留在衛致無稽考其守備等  
官仍前將選驗等第明白造冊轉送該部查照關給  
賞賜上中等馬給與綵段下馬給與鈔貫盈甲佛像  
之類聽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內備有方物該賞綵



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爲首番僧番人，帶回到衛，著令守備并副使等官，拘取原主給領。若是守備等官及用事人等，徇情縱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將帶綵段鈔絹之類，侵用致損夷人者，並聽巡按及按察司官訪察，劾舉拏問。

一馬思藏等處邊夷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